

妙笔人生·

母爱铺满了山岗

张喆



从公交车上下来,再走2公里的山路就到家了。这样的山路,就像一根线,从上高一时开始,一端系着我的母亲,一端系着上学的我;这样的山路,我往返了3年,母亲接送了3年。

春夏季,白昼时间长些,太阳才刚刚落山,我就走在回家的这条山道上。袅袅炊烟从沿途的村庄升起,空气中散发出氤氲的香气。这时的天色暗淡下来,不远处看见一个人影朦胧,我知道那是我的母亲。

“妈。”我大声地喊一嗓子,肠胃似乎得到某种信号,“咕咕”地叫着。母亲越来越近,她往手一伸,一手抓过我的书包,一手从口袋里掏出一个桃或者一把李,或者一条黄瓜,或一块锅巴皮。年少时,她的口袋就是一个百宝箱。

我几口就把母亲递过来的零食狼吞虎咽了。进了家门,脚上沾满泥巴的父亲正在生火做饭,母亲赶紧炒菜。每周五的晚上,是我们一家人加餐的时候,除了平时吃的青菜,母亲往往会加一些豆腐,有时还会有一些肥肉。这些肥肉还是

母亲一大早去集市买回来的,再用盐巴包好浸在水桶里。

漫长的秋天来临,白天短,还没下公交车时,天色就会暗下来。山道弯弯,风呜呜地吹,一阵紧一阵慢,令人头皮发麻。我加快脚步大声地唱着歌。

我知道母亲会听到我的歌声,她在不远处一直守候着我,从我出生一直到现在,她未曾远离。我小时候体弱多病,常常“丢魂”高烧不退,吃药打针不管用,母亲就背着我一次次走过这条山路,去找另一个村子的阴阳仙。阴阳仙看看我的眼瞳,便告诉母亲我的魂丢在哪里,然后母亲就带我去“丢魂”的地方,找来一块石头,接连3个黄昏,母亲抱着我坐在门槛上,让我手握石块,她用抑扬顿挫的腔调,用满腔的母爱,一声接一声地为我“招魂”。说来倒也奇巧,每次经母亲这么一喊,我的病就会好了起来。

一束光亮从家的方向传来,越过山路,一直照耀到我的心坎。一会儿,母亲气喘吁吁地小跑过来。手电筒一照见我,母亲就会问我怕

不怕,我大声地说不怕。

有母亲在的地方,就有安全和温暖。

上高二那一年,为备战高考我提前加紧功课,每周都是星期五晚上到家,星期六的早上离家。这样的情形,逢上冬天,母亲更是辛苦,那时天黑的早,母亲担心我走山路不安全,每星期五的下午,她便早早地站在我下公交车的地方,尽管穿着棉衣棉裤,但站在冷风削头的公路边,母亲有几次还是冻感冒了。那几里路的漫漫山路,我们母女俩在雪花中一边走一边聊天,寂静荒凉的原野,听到脚下“咯叽咯叽”的枯枝积雪发出的响声,风声,伴着母亲的阵阵咳嗽,声声落在山路上,惊起一些鸟儿扑喇喇地飞。

回到家,母亲一边咳嗽,一边为我做一顿丰富的晚餐,再为我炒一大瓷缸泡菜带到学校,怕没有营养,母亲有时会单独弄一些干豆腐块,有时还会有晒干的野味混在其中(我父亲闲时打的猎物),我知道这是母亲舍不得卖掉的野味,只为我回家时有一口肉吃。

第二天早上,母亲点亮煤油灯,起床为我烧好了饭菜,有时还特意从邻居家借来一点面,为我做两个火烙馍,待我吃好了早饭,天,还没有亮。

凛冽的寒风吹着,我们母女俩借着雪光,深一脚浅一脚走在山路上,一边走一边轻声地交谈。山路走到尽头,天慢慢地大亮,听着母亲的咳嗽,我一次次催着她转身回家,可她一次次执意陪我站在风中等公交车。

我坐上了公交车,看着她重新返回山道上,背影慢慢地越来越远,越来越小……想起朱自清所写的《背影》,我强忍着的泪水,在今天又再次流了出来。

诗品时空·

重温皮定均旅 中原突围

利少安

皮旅受命扼要冲,
策应主力示行踪。
沉勇面对三十万,
打出帅旗故招风。
挥师敌后两千里,
全数无损入华东。
授衔榜上名耀眼,
破格朱批少晋中。

只有诗不会老

王定众

母亲的眼睛老了
再也看不见穿针引线
为孩儿缝补冬天的棉衣

母亲的脊梁老了
再也不能把孩儿高高举起
坐在那瘦弱的肩头

母亲的腿脚老了
走路蹒跚
再不能牵着孩儿玩耍

母亲老了
今天孩儿把您写进诗里
只有诗不会老

一切正正好

张琼

携手六月漫步
日光明灿灿的
天浅蓝蓝的
云淡淡的
风静静的
一切正正好

分分秒秒缓缓的
柔软的音乐细细地流淌
郁郁的蟹爪兰俯下身
静静地聆听
绿绿的吊兰伸出长长的手指
努力触摸这声响
滴水观音被感动了
心中起了翠翠的卷筒
没有花的一堆草
一切正正好

褐色的木桌默默的
清茶在白瓷杯里轻轻舞罢
凝成一汪翡翠
把日子碾碎碎的
把琐事任性自由……
把一切一切弄细细的
和上杯里
慢慢浅啜
凉风悠然掠过
一切正正好

徐徐地走
静静地听
默默地想
都慢慢地来
等等再等等
让灵魂歇一歇

朝花夕拾·

谁持艾蒿当剑舞

黄森林

我14岁那年,在异地的一个乡村中学上初二。我在学校寄宿,一般每周回家一趟。要是逢阴雨天,那周就不回了。

那年的端午节是周日,而从周六早晨开始,雨就淅淅沥沥地下个不停,到下午放学时还在飘着细雨。我的心头笼罩着淡淡的忧伤,我明白,我将体验“独在异乡为异客”的滋味了。

望着同学们放学回家的背影,我的鼻子有些发酸,莫名地就心烦意躁、手足无措,独自望着那晦暗的天幕,显得那么无助。

令我没想到的是,班长居然也没回家。我就问他怎么不回?他笑了笑,说了一句让我感动几十年的话,他说留下来陪我。只那么轻轻的一句,就犹如春风拂过,立即扫去了我心头的阴霾。我一时感动得稀里哗啦,泪水差点夺眶而出。

班长当时已经18岁了,如果说我还是青涩的少年,而他可算是成熟的青年了。

我们吃罢晚饭,雨停了,班长要我陪他出去走走。我们沿着那条宽阔的砂石路前行。因为下了一天的雨,砂石路很松软,走在上面很舒服。路边地埂上艾蒿经过雨水地洗濯,鲜嫩水灵,风情无限。班长就让我去掰几株艾蒿,说明天插在教室的门楣上。我拿着长长的艾蒿,不由童心大发,把它们当剑舞了起来,瞬间把一天的不快都甩到了脑后。班长望着我,突然就伟莫如深地笑了,说我到底还是个孩子。这时,我们到了赵湾,突然就碰到我班的一名女同学。14岁的我还有些腼腆,见到女生有些害羞。而班长却很镇定,很自然地 and 女同学攀谈起来。女同学跟班长年纪相仿,他们一起有说有笑,而我一句话也插

不进去。只好默默地跟在他们身后,不由就放慢了脚步,任他们越走越远。

第二天,我还在睡梦中,班长把我叫醒,让我吃粽子。我问他哪来的粽子?他说那位女同学知道我们没有回家,特意给我们送来的。我又一次被感动,觉得那是我吃得最甜的一次粽子。

多年以后,当我得知班长和那位女同学结婚了,我还有些沾沾自喜,心想班长应感谢我,要不是他留下来陪我,就不会有那次美丽的邂逅。

没想到等我再见班长,听了我的想法后,他笑得前仰后合,说我一直没长大。我这才慢慢明白,原来14岁那年的端午节,我竟是班长手中的艾蒿,被他轻轻地舞动,而他还赚去了我几十年深深地感动……

可无论如何,那个端午节仍是我人生最为美好的回忆。